

郭 说

说郭

說郛卷第七十八

欒城遺言 一卷

宋蘇

籀 眉山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爲某講老子數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予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左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

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于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覩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旣而俾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暮年于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詞以爲除書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予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放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輕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言字卷一
公曰予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予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所謂訓詞曰君所作強于令兄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苧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以爲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勿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尙記得

云

其詞至鄙俚

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言字卷十一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驅馳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凰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予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序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蕊其詩云羅幃卷舒

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置等說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溼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
寫八漸揭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爲未
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正如云一龜一蛇之謂道也謂
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
氣力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間休咎云
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尙有十年流落也後

皆如其言

公言呂微仲性諳邊事行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得石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弊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于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
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
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故後學當體此說

隋遺錄 二卷全抄

唐顏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
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措指
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南好
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旣行師徒百萬前驅
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隄使勝巨艦叔謀
銜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
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卽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
旬日幸宋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刃後隻輪庫下以
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自都抵汴郡日進御女車車轆

垂蛟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支纖墮駸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帶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粉蕊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慙態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眉蹙袖太慙生緣慙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上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彩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

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脚
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
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
拜媿好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
龍舟首楫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
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
不足難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
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飡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
吟持楫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
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
越人乘樵風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繰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
之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
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泊絳

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
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
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顙簇小蛾幸
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倣吳言因
有儂語也帝昏湏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常遊吳公宅雞臺恍惚
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綽袖長裾
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
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
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窺紫毫筆書小
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擁萬甲
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醖
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
自井中出來腰肢袅娜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

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帝求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帝幸月觀烟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掩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冑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

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回入寢殿蕭妃諂笑不知止帝因
曰往年私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
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憐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效
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卽念云憶睡時
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
又云憶起時投簪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上林中
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
言聞說外方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
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
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待微風東來
宮娥衣被風綽直泊眉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
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于四
隅烟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

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
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
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
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嘗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
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
安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
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
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繇
繇病欲成須知潘岳髻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
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
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
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
私恩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